

清 戴麟郊 編著

瘟疫明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清 戴麟郊 編著

瘟疫明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亦名《广瘟疫论》，乃增订明代吴又可《瘟疫论》而成。吴、戴二氏所称之“瘟疫”，后人一般认为即是“温邪”之意。

戴氏此书，以瘟疫与伤寒迥异，而尤慎于辨证之始，故首先提出辨气、色、舌、神、脉五个辨证要点；继则对瘟疫兼症、夹症、表症、里症、虚实及治疗大法等，均有详要的叙述。

本书可供学习和研究温病者参考。

瘟 疫 明 辨

清 戴麟郊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3 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6/32 排版字数 45,000

(原上海版印 5,000 册 1957 年 7 月新 1 版)

1959 年 3 月新 1 版 1965 年 8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9,501—12,500

统一书号 14119·250 定价 (科六) 0.32 元

序

瘟疫一症。歷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龍湯、陽旦湯、越婢湯、黃芩湯、白虎湯、大小柴胡湯、三承氣湯、麻黃升麻湯諸條。列瘟疫之見症。爲汗法、下法、和法、雙解法。輕重深淺。纖毫備具。特散見於諸經條中。而未嘗直指其名爲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書本傷寒立論。而互爲區別之書。非專論瘟疫之書。且上古文辭簡易。詳於辨症。而不詳於立名。欲人從症上細辨。則不必名上區別。而自無混治之失。嗣是而後。河間有宣明五氣論。則論瘟疫較詳。立法更備。如桂苓甘露飲、黃連解毒湯、三已效方、涼膈散、人參石膏湯、雙解散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易老東垣大羌活湯、九味羌活湯。立方更備。而亦無專書。無特名。至吳又可先生貫串古今。融以心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蒙。揭日月於中天矣。顧其書具在。而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或雖見其書而不能信者。無怪矣。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症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症也。而手則仍用傷寒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症之法耳。愚目擊心傷。不揣固陋。而取吳子之

原本。或增訂或刪改。意在辨瘟疫之通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症之始。故首增辨氣、辨色、辨脈、辨舌、辨神諸論於開卷。使閱者一見瞭然。則吳子之書。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橫天者。少。生全者多。誠斯世斯民之幸也。戴麟郊序

瘟疫明辨目錄

卷之一

一辨氣 二辨色 三辨舌

四辨神 五辨脈 時疫與風寒異氣

時疫與風寒異受 辨傳經 兼寒

兼風 兼暑 兼瘧

兼痢 夾痰水 夾食

夾鬱 夾血 夾脾虛

夾腎虛 夾亡血 夾疝

夾心胃痛 夾哮喘

卷之二

表 症 一九

發熱 惡寒 寒熱往來

頭痛 頭眩 頭脹

頭重 目脹 項強痠

背痛痠 腰痛痠 膝痛痠

脛腿痛痠 足痛 肩臂痛痠

腕痛 周身骨節痠痛

身重 自汗 盜汗

戰汗 狂汗 頭腫

面腫 頸項腫 耳旁腫

胸紅腫 周身紅腫 發黃

發疹 發斑

卷之三

裏症

煩躁

渴

唇燥

耳聾

咽乾

舌強附舌癢

胸滿痛

少腹滿痛

便膿血

小便黃赤黑

囊縮

.....三八

嘔

口苦

齒燥

鼻如煙煤

咽痛

舌卷短

脇滿痛

自利

大便閉

小便多

多言

欬

口甘

鼻孔乾

鼻孔扇張

舌燥

腹滿痛

便血

小便不利

遺尿

讞語

狂

善忘

沉昏

循衣摸床撮空

多睡

身冷

呃逆

吐衄

卷之四

.....六三

汗法

下法

清法

和法

補法

四損

四不足

三復

辨似

遺症 屬病後不表裏症

.....七六

發腫

發頤

發瘡

發痿

索澤

發蒸

婦人

妊娠

小兒

卷之末

.....八〇

諸方

瘟疫明辨卷之一

一 辨氣

風寒、氣從外收斂入內。病無臭氣觸人。間有作臭氣者。必待數日轉陽明府症之時。亦只作腐氣。不作屍氣。瘟疫、氣從中蒸達於外。病即有臭氣觸人。輕則盈於床帳。重則蒸然一室。且專作屍氣。不作腐氣。以人身藏府氣血津液。得生氣則香。得敗氣則臭。瘟疫、敗氣也。人受之。自藏府蒸出於肌表。氣血津液。逢蒸而敗。因敗而溢。溢出有盛衰。充塞有遠近也。五行原各有臭氣。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腎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雜氣。非臊、非腥、非焦、非腐。其觸人不可名狀。非鼻觀精者。不能辨之。試察廁間糞氣。與凶地屍氣。自判然矣。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爲瘟疫而非傷寒。則凡於頭痛發熱諸表症。不得誤用辛溫發散。於諸裏症。當清、當下者。亦不得遲回瞻顧矣。

二 辨色

風寒、主收斂。斂則急。面色多緇急而光潔。瘟疫、主蒸散。散則緩。面色多鬆緩而垢晦。人受蒸

氣則津液上溢於面。頭目之間多垢滯。或如油膩。或如烟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之色也。一見此色。雖頭痛發熱。不宜輕用辛熱發散。一見舌黃。煩渴諸裏症。即宜攻下。不可拘於下不厭遲之說。

三 辨 舌

風寒在表。舌多無胎。即有白胎。亦薄而滑。漸傳入裏。方由白而黃。由黃而燥。由燥而黑。瘟疫一見頭痛發熱。舌上即有白胎。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黃。或粗如積粉。若傳經入胃。則兼二三色。又有白胎即燥。與至黑不燥者。大抵疫邪入胃。舌胎頗類風寒。以兼濕之故而不作燥耳。惟在表時舌胎白厚。異於傷寒。能辨於在表時。不用辛溫發散。入裏時而用清涼攻下。斯得矣。

四 辨 神

風寒之邪傷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頭痛作寒熱之類。皆自知之。至傳裏入胃。始神昏識語。緣風寒爲天地正氣。人氣與之乖忤而後成邪。故其氣不昏人神情也。瘟疫初起。令人神情異常而不知所苦。大概煩躁者居多。或如癡如醉。擾亂驚悸。及問其何所苦。則不自

知。即間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夢寐不安。閉目即有所見。有所見即譏妄之根。緣瘟疫爲天地邪氣。中人人病。中物物傷。故其氣專昏人神情也。

五辨脈

瘟疫之脈。傳變後與風寒頗同。初起時與風寒迥別。風寒從皮毛而入。一二日脈多浮。或兼緊兼緩兼洪而皆浮。迨傳入裏。始不見浮脈。其至數亦清楚而不模糊。瘟疫從中道而變。自裏出表。一二日脈多沉。迨自裏出表。脈始不沉。乃不浮不沉而數。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數則模糊而不清楚。其初起脈沉遲。勿作陰寒斷。沉者邪在裏也。遲者邪在陰分也。脈象同於陰寒。而氣色舌胎神情依前諸法辨之。自不同於陰寒。或數而無力。亦勿作虛視。緣熱蒸氣散。脈不能鼓指。但當解熱。不宜補氣。受病之因有不同。故同脈而異斷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氣

風主疏泄。寒主凝泣。二氣雖有不同。然皆冷而不熱。其中人也。鬱而不宣。方其初受在表。均宜溫散。麻黃湯。桂枝湯。芍藥湯。十神。神朮等方。皆散寒之劑。非解熱之劑。時行之氣。屬濕溫。二氣合成。熱而不冷。其中人也。立蒸而腐敗。方其初傳在表。即宜涼解。大青龍湯。六神通解散。

九味羌活湯、葳蕤湯、大羌活湯、人參敗毒散。皆解熱之劑。非散寒之劑也。以解熱之劑治風寒。輕則寒中嘔利。重則厥逆亡陽。以散寒之劑治瘟疫。輕則衄渴譫妄。重則枯竭亡陰。此氣之不可不辨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受

風寒從表入裏。自皮毛而肌肉。而筋脈。而胸膈。而腸胃。一層漸深一層。不能越此而入彼。故汗不厭早。下不厭遲。爲和爲解。淺深毫不可紊。以其氣皆屬冷。一層收斂入一層。必待寒化爲熱。邪斂入內。方可攻下涼解。否則邪未入裏。預用攻利涼解。虛其裏氣。反引表邪內陷。而成結胸痞利諸險證也。時症從口鼻而入。先中中焦。後變九傳。其傳自裏出表。雖出表而裏未必全無邪留。經過之半表。未必全無邪干。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爲和爲解。淺深必不可拘。以其氣皆屬熱。熱能作蒸。不必鬱變。而此蒸即帶彼熱。當其未出表時。強欲溫表。在始則引毒熱成燎原之勢。爲斑衄狂喘諸凶。在末則傷真陰。爲枯槁沉昏厥逆諸危也。

辨傳經

溫疫傳經。與風寒不同。風寒從表入裏。故必從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入胃。若溫疫則邪從

中道而出表入裏。惟視人何經本氣之強弱爲傳變。故吳又可曰。疫邪有先表後裏者。有先

裏後表者。有但表不裏者。有但裏不表者。有表勝於裏者。有裏勝於表者。

二句、吳又可本、作有表裏偏勝者一句、

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此爲九傳。愚按所謂表者。發熱惡寒。頭痛。頭眩。項強。背痛。腰疼。腿膝足脛酸痛。自汗。無汗。及頭腫。面腫。耳目赤腫。項腫。發斑。發疹。皆是。所謂裏者。渴。嘔。胸滿。腹滿。腹痛。脇滿。脇痛。大便不通。大便泄瀉。小便黃赤。澀痛。及煩躁。譫妄。沉昏。舌燥。舌卷。舌強。口咽赤爛。皆是在風寒從表入裏。裏症必待漸次閉鬱而成。故見表症。不必兼見裏症。且入裏之後。表多自解。故見裏證之後。不必復見表證。若溫疫本從中道而出表。故見表症時。未有不兼一二裏症者。且未有不兼見一二半表裏之少陽證者。仲景所云。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皆指瘟疫言。非指風寒言也。且瘟疫屬蒸氣。出表入裏。原自不常。有入裏下之。而餘邪不盡。仍可出表者。嘗見譫妄沉昏之後。病愈數日。復見頭疼發熱。復從汗解者。此所謂表而再表。風寒必無是也。更有下證全具。用承氣湯後。裏氣通而表亦達。頭痛發熱得汗而解。移時復見舌黑胸滿。腹痛譫妄。仍待大下而後愈者。此所謂

裏而再裏。風寒必無是也。若夫表裏分傳之症。風寒十無一二。疫症十有六七。但據傳經之專雜以辨之。一經專見一經證者多風寒。一經雜見二三經證者多疫症。日久漸轉屬者多風寒。一日驟傳一二經。或二三經者多疫症。則雖病有變態。而風寒不混於疫症。疫症不混於風寒。施治自無訛誤矣。

至若辨氣、辨色、辨舌、辨神。俱已清楚。而投之以治疫之藥。復有不效者。則以時疫有獨發。有兼夾他症之故。是以辨時疫。異於他症矣。至挾他症者。則此人時疫與彼人時疫。又有不同。尤當細辨。其兼症凡五種。夾症凡十種。詳列於後。

兼 寒

其一、有兼寒者。初起一二日。頭痛、發熱、身痛、惡寒。諸表症悉與時疫同。而以脈辨則不同。時疫多軟散而不浮。兼寒則多浮數。浮弦。浮大。甚至有浮緊者。再以症辨。亦微有不同。時疫多汗。兼寒則無汗。爲異。亦異於單受寒者。單受寒。無煩躁。口苦。口臭症。時疫兼寒。必有煩躁。口苦。口臭證也。一遇此等。更當辨其受寒與時疫孰輕孰重。疫重寒輕者煩躁症多。無汗惡寒症少。則當以敗毒散。加知母、石膏。或達原飲。加羌、防、柴、葛。或六神通解散。尤捷。寒重疫輕者

惡寒無汗症必甚。煩躁必輕。則只用敗毒散。其寒束於外。無汗惡寒既甚。疫鬱於內。煩躁更甚者。冬月大青龍湯可借用。餘月九味羌活湯最爲的當。此症若治寒遺疫。必有斑黃狂。衄之變。治疫遺寒。復有厥逆。嘔利。胸腹痞滿之憂。馴至沉困者不少。不可不知。然此皆爲初起一二日言也。若日久則邪疫勃發。表寒不能自存。而變爲熱。則惟以治疫之法治之而已。

兼風

其一。有兼風者。初起一二日。表症與時疫悉同。惟鼻塞。鼻鳴。嚏噴。咳嗽。與時疫略異。脈亦多浮。而與時疫之不浮不沉而數者微異。治法不大相遠。即於時疫諸方中加荊防。咳加前胡。杏仁。蘇子而已。大抵時疫兼寒。能令病勢增重。兼風。反令病勢易解。以寒主凝泣。則疫邪內鬱。鬱一分。病勢增痼一分。風主游揚。則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勢解散一分。

兼暑

時疫兼寒。兼風。四時皆有。至若兼暑一症。惟長夏有之。初起一二日。與時疫無異。只胸滿嘔利爲異。而脈則兼弦。細。紮。遲。不似時疫不浮不沉而數。治法於時疫諸方中。微減發表之味。如用羌即不用獨。用柴即不用前。蓋時疫多汗。暑症更多汗。兩邪逼出表汗。則表必虛。故發

表之味。不可重複也。寒潤之藥尤宜減。清熱之味亦宜減。以邪從表出。鬱熱必輕。過用清涼。恐致寒中而增嘔脹泄利。況表氣太泄。裏氣必虛。易犯厥脫之症。故清涼寒潤。不可太多也。最宜加用分利燥脾之品。木通爲上。滑石次之。猪苓、赤茯苓、澤瀉又次之。蓋分利則暑與疫皆從清道而出。邪有去路。正不必徒以寒涼逆折取效也。間有表見身痛。宜用香薷。裏見腹滿。宜用蒼朮者。再時疫兼暑。則病勢反緩。以疫中溫氣屬亢陽。暑爲陽中之陰。陽得陰則解。雖不能盡解。然得一分陰氣。則和一分亢陽。每見時疫兼暑。其譫妄舌燥諸證反緩者。職此故也。

兼瘧

時疫有似瘧。有轉瘧。有兼瘧之不同。用藥亦有微異。似瘧者。寒熱往來。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時無定也。時疫初起。多有之。轉瘧者。時疫譫妄煩渴大劇之後。已經大汗天下。仍有餘邪不解。復作寒熱。轉成瘧象也。時疫末路。多有之。兼瘧之症。乃寒暑時疫合病也。其症寒熱有常期。瘧症全具。但熱多寒少。且多燥渴擾亂。熱勢迅速。神情昏憤。穢氣觸人爲異。秋令多有之。時疫所以似瘧者。因邪氣盤錯於募原。欲出表而不能透達。欲陷裏而未得空隙。故見

半表半裏之少陽症也。治法宜達原飲加柴胡爲主。時疫所以轉瘧者。因汗下後邪氣已衰。正氣來復。邪正相爭。故在先陽氣獨亢。有熱無寒者。今則以陰液漸回。而寒熱相爭矣。在先邪氣兼綱。晝夜燥熱無休止時者。今則邪氣漸退。正氣漸復。而寒熱發作有時矣。治法以養正爲主。祛邪佐之。小柴胡湯。炙甘草湯。柴胡四物湯。參胡三白湯。量餘邪之盛衰。視陰陽之盈虧。酌而用之。至若兼瘧之症。最爲難治。吳又可曰。瘧疾二三發。或七八發後。忽然晝夜煩熱。發渴。不惡寒。舌上胎刺。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症漸具。此時疫症見。瘧疾症隱也。以疫症方藥治之。則生。瘧家方藥治之。則劇。治之如法。脈靜身涼。每日或間日。寒熱復作。有常期者。時疫解而瘧邪未盡也。仍以瘧法治之。愚按時疫與瘧病。不甚相遠。疫乃濕溫二氣合病。瘧乃風寒暑濕四氣合病。其邪氣之雜而不純相類。瘧邪橫連募原。時疫亦發於募原。其受邪之處相類。但時疫之溫氣。發則爲亢陽。故宜下。宜清之症多。瘧之暑氣。停則爲鬱滯。故宜宣利之症多耳。所以時疫初起。方用達原飲。與瘧之主方用清脾飲。藥品亦多相類。至其傳變。則緩急輕重。迥乎不同也。善悟者於此處細參。思過半矣。

兼痢

時疫本多自利症。表症初起。即每日解數次稀臭水者是也。詳見後自利條下。更有春夏之交。得時疫即兼下利紅白而裏急後重者。名爲疫痢。初起慎不可從痢治。蓋痢屬裏證。今兼疫邪之發熱頭痛。爲表裏俱病。先用治疫之法解其表。表解而裏自和。其痢多有不治自愈者。若用治痢之法先清其裏。裏氣虛而表邪陷。輕者增其煩躁沉困。重者遂至嘔逆昏憤而危矣。所以古人於疫痢初起。專主倉廩湯。其方乃人參敗毒散。一意解表。但加陳倉米以和中養脾胃。俟表證解後。裏熱症具。方可議清議下。不但香連、芍藥、承氣之類宜緩。即淡滲分利之劑亦宜緩投於表症未解之先也。若太陽症不見而微見少陽陽明症者。則柴葛五苓散不妨借用。痢症夾表不可清裏。不特時疫兼症爲然。凡一切痢症微兼身熱。即宜慎用苦寒淡滲。用之若早。必增嘔逆。此歷驗不爽者。疫症兼利。其熱勢反多緩。亦由痢爲暑氣。陽中之陰。能和亢陽。且鬱蒸之熱。有所疏泄故也。若疫毒太甚。驟發即下純紅純紫惡血。或兼見舌煩譫妄諸惡症者。黃連、大黃。又在急用。不可拘此論矣。

以上五條。其辨明所以爲瘟疫兼症。固已不憚逐類詳審。然總以前所備具氣色、舌、神、脈